

浦陽歷朝詩錄

(清) 鄭 枫 編
董雪蓮 徐永明 點校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浦陽歷朝詩錄 / 董雪蓮，徐永明點校.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8-14931-0

I . ①浦… II . ①董… ②徐… III .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 IV . ①I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5) 第171560號

書名	浦陽歷朝詩錄
編纂	〔清〕鄭 枫
點校	董雪蓮 徐永明
責任編輯	宋旭華
責任校對	張小莘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排	印刷 版刷 杭州金旭廣告有限公司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定書版印開本	十六開 二十五·五 三四〇
印數	110—110
價號	一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308-14931-0 四八〇圓

前言

2013年12月26日，筆者應邀參加了浙江浦江縣舉行的紀念月泉疏浚900周年座談會暨月泉書院重建奠基儀式。在座談會上，筆者結識了熱心鄉邦文獻收藏的浦江收藏家江東放先生。江先生領我參觀了他收藏的方志宗譜、文書地契、詩文別集、農具衣物，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江先生又領我拜見了浦江前輩張文德先生。張文德先生長期致力於浦江文史的研究和文獻的整理，德高望重，著述甚豐。從張先生處，筆者又獲得了許多未知的信息。江先生得知我在編纂《浙江集部著述總目》，慨然許諾贈我一套他出資影印的綫裝書《浦陽歷朝詩錄》，並囑我寫一篇有關此書的文章。回到杭州的第一天，即收到了他惠寄的《浦陽歷朝詩錄》一函四冊。下面，本人就《浦陽歷朝詩錄》的編纂情況及文獻價值作一介紹，一則以報江先生的雅望，二則俾學界知悉這部重要總集的存在。

一、鄭琳與《浦陽歷朝詩錄》的編纂

《浦陽歷朝詩錄》一十三卷，卷首依次有道光十六年（1836）金華董學豐序、道光十四年（1834）義烏王芳序、道光二十三年（1843）王可儀序、道光十二年（1833）鄭琳所撰《彙輯浦陽詩引》、《編輯浦陽歷朝詩錄凡例》、同輯姓氏、目錄等內容。卷端題『金華董學豐秋都氏鑒定、義烏王芳衡臯氏參訂、義門鄭琳竹巖氏彙鐫』。扉頁牌記署『咸豐六年丙辰鄭氏玄麓山房藏板』。第一十三卷為續編補遺，卷端題『遂安鄭榮美檮仙氏鑒定、諸暨石毓藻柏山氏參訂、義門鄭琳竹巖氏彙鐫』，卷二十三卷末有『咸豐七年（1857）丁巳春月義門鄭隆煊旭庭氏校於玄麓山房』字樣。書末有朱能作、鄭遵泗、鄭榮美、張致嶸等人的跋。由此可知，此書主要由義門鄭琳（竹巖）編纂，咸豐六年（1856）刊刻了前二十二卷，之後又補刻了第二十三卷。

鄭竹巖（1794—1861），諱訓林，一名林，字輯時，號竹巖，又號蘭室居士，別號玄麓山人，浦江鄭宅鎮棗園村人。工行草，精篆隸，所臨唐碑晉帖，無不入神。理祠事二十餘載，纂修宗譜、重新古跡及倡捐助無一不與，造福鄉里尤多。秉性剛方，公而忘私，晚年彙刊《浦陽歷朝詩錄》、《義門奕吟集》、《樂清軒詩鈔》、《霽亭詩鈔》、《醉墨軒別編》等百數十卷，著有《墨軒詩稿》十餘卷藏家。鄭林的祖父鄭遵兆和父親鄭祖芳都是詩人。遵兆字永行，號松濤，以外孫朱能作貴，誥贈奉政大夫戶部福建司主事。朱能作，字雅齋，浦江人，嘉慶丁丑進士，授戶部員外郎，擢江西道監察御史。由於有這一層關係，朱能作爲鄭林編的《浦陽歷朝詩錄》寫了跋語。父親鄭祖芳（一作滂），字和穎，號箕山（一作姬山），太學生。著有《樂清軒詩鈔》二十卷、《世恩堂文稿》四卷等。與阮元、吳錫麒、汪廷珍、戴殿泗、曹開泰等人有交遊。在《浦陽歷朝詩錄》中，鄭林收祖父的詩三首，父親的詩二十六首。

《浦陽歷朝詩錄》，編纂的原因，鄭林在卷首《彙輯浦陽詩引》中有交代，他寫道：

竊讀《金華詩錄》有『金華之詩，盛於浦陽』之說，然浦陽之詩，自宋元明以迄國朝，而國朝之詩，唯乾隆癸巳以前所采入者，四人而已。其所稱盛者，豈在先朝，而今人不繼耶？憶昔年先大夫耽吟詠，邑中能詩者，往來題贈，莫不出風入雅，含英咀華，彙而鐫之曰《樂清軒外編》，則所謂盛於浦陽者，至今尤信，而《詩錄》中無多采入，或子姓失傳歟？或流落他手，未肯公諸同好歟？林足不出里巷，才不任搜訪，乃取《金華詩錄》再三翻閱，見夫金華有《長山詩集》，蘭溪有《蘭皋風雅》，東陽有《東陽歷朝詩》，而《長山詩集》久已失傳，故《詩錄》中惟蘭、東二邑居多，是可知其先有編輯也。去年續刊先大夫《樂清軒詩鈔》、《鄭氏奕葉吟集》業已告竣，因念邑中詩人非昔盛今衰，況自乾隆癸巳迄今六十年來，詩人輩出，又不知凡幾也。伏望諸君子將有本邑先哲之詩，於名下各註明字某號某及生平履歷，悉寄敝齋，繕謄成帙，奉請名公鑒定，題曰《浦陽歷朝詩錄》，庶幾所謂『金華之詩，盛於浦陽』者，不致有今昔之慨也，是爲引。

從引文中可以得知，鄭林有感於《金華詩錄》所说的『金華之詩，盛於浦陽』，而於國朝（清朝），「唯乾隆癸巳以前所采入者，四人而已」，因而發出疑問：『其所稱盛者，豈在先朝，而今人不繼耶？』於是鄭林具體考察了《金華

詩錄》編纂的情況，他發現婺州一些地區曾編過詩歌總集，如金華有《長山詩集》，蘭溪有《蘭皋風雅》，東陽有《東陽歷朝詩》，而《長山詩集》久已失傳，《故詩錄》中惟蘭、東二邑居多，是可知其先有編輯也。明白了《金華詩錄》於國朝浦江詩歌收入少的原因之後，他決心要編一部《浦陽歷朝詩錄》。

對於鄭林編纂《浦陽歷朝詩錄》的苦辛，金華董學豐以賦體的形式給予了描述：

浦陽義門鄭君竹巖，胸藏水鏡，目刮金鏡。……而況輒渤海之歌謡，哀吳寧之篇什，維江與董，皆有成書。自元歷明，我獨闕典。則詩之調揚浦爲盛，而詩之散落浦爲尤，又何以言乎？爰是掣鯨鬚於碧海，拾鳳毳於丹陵，或翦艾以留芝，或抽英而銜蕊。淘之汰之，陸氏良金；卷之舒之，崔家麗錦。三年鐵網，目滿紅珊瑚；一尺金壺，腹貯元液。人其總總，旨則多多。體不同同，才亦各各。薄豪情於斜漢，直欲驚天；軫幽怨於空蹊，嘗教泣鬼。悵烟波於窮島，自足移人；寫夢影於閒池，偏能活景。以至釣徒樵逸，聚蓑笠以閒吟。酒漫漁聲，染烟霞而互唱者，莫不擗芳擷秀，截貝編珠，以就綃繩，以充絹帙，亦云備矣，何其勤也。

『掣鯨鬚於碧海，拾鳳毳於丹陵，或翦艾以留芝，或抽英而銜蕊』，形象地寫出了鄭林爲編纂《浦陽歷朝詩錄》四處訪求羅致，取精去粗的艱難歷程。從時間上來看，《浦陽歷朝詩錄》最早的序是道光十四年（1834）義烏王芳的序，以最後補遺一卷刊刻於咸豐七年（1857）計算，其間經歷了二十三年，足見此書編纂問世之不易。

一、《浦陽歷朝詩錄》的文獻價值

關於《浦陽歷朝詩錄》的價值，董學豐、王芳、王可儀諸序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董序云：『後

竹巖續哀《奕葉吟集》八卷，以傳一族之和聲。今擴而廣之，創爲是編，曰《浦陽歷朝詩錄》二十二卷，凡四朝八百餘載，而挹其華，裁同《國秀》；總七鄉三十都圖，而揚其藻，美比《篋中》。王芳序云：『是錄也，其義與志同，而其間殘編斷簡幾於埋沒無傳者，得所表彰以垂不朽，厥功甚偉。且使異日續訂《金華詩錄》，奉是編而登選之，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亦覺事半功倍，一邑之光，不且爲一郡之幸哉！』王可儀序云：『今竹巖中表廣爲蒐羅，編曰《浦陽歷朝詩錄》二十二卷，將以鐫板，俾得藉以流傳，不至湮沒，則有功於浦之人文，不獨區區在詩也。爰是覽是編者，知吾浦之士，實行是敦，即以見風俗之醇，尚秉朱呂講學之舊也。』

以上諸序肯定了《浦陽歷朝詩錄》在保存鄉邦文獻上的價值，但言語間不免有溢美之詞（如將《浦陽歷朝詩錄》比作唐人芮挺章編的《國秀集》和元結編的《篋中集》），甚至帶上理學家的視角（如《尚秉朱呂講學之舊》云云）。但是，《浦陽歷朝詩錄》即便在今天看來，其價值也是多方面的，下面擬對是書的文獻價值作一分析。

（一）爲研究浦江地域詩人及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材料

浦江雖然是蕞爾小邑，但歷史上却出過不少著名的文人，譬如，在宋代，有官至戶部尚書、爲抗金而死義的梅執禮；有宋末遺民，爲月泉吟社主盟者之一的方鳳。在元朝，有官至集賢大學士的吳直方，有元《儒林四傑》之一的柳貫，有被四庫館臣譽爲『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的吳萊，有出於鄭義門、官至太常博士的鄭濤，有始終不與明王朝合作的元遺民戴良。入明，有被朱元璋譽爲『文章之首臣』的宋濂，有被劉基譽爲開國文臣『第三』的張孟兼等。此外，中國『第一個規模大、組織嚴、詩作豐富』的詩社月泉吟社也創辦於浦江。至元二十三年（1286），退休浦江故里的宋義烏縣令吳渭延請浦江方鳳與永康吳思齊、浦城謝翹等遺民在浦江月泉創辦月泉吟社，並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舉辦

詩歌大賽，一時周邊省縣參賽的有上千人之多。清代的全祖望曾說道：『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窗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撫榮木而觀流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正是由於風承響接，濡染成風，前後相繼，浦江歷朝詩人輩出，詩歌創作源源不斷，無怪乎《金華詩錄》的編者清人朱琰云：『金華之詩，盛於浦陽。』

《浦陽歷朝詩錄》全書共二十二卷，續編一卷，所收浦江歷代詩人339人，詩歌1112首。分卷情況如下：卷一，宋代詩人19人⁽¹⁾，凡45首詩。卷二至卷四，元代詩人20人，凡164首詩。卷五至卷十，明代詩人92人，凡231首詩。卷十一至續編，清代詩人208人，凡672首詩。如此衆多詩人的小傳及其詩作，對於研究浦江這一地域的詩人生平及其詩歌發展歷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人相信，有了《浦陽歷朝詩錄》，加之其他的文學文獻，浦江將來定有一部古代文學史或詩歌史問世！

（一）可補《全宋詩》失收的詩二十首，補《全元詩》失收的詩七十首

經查，有八位宋代詩人二十首詩為《全宋詩》失收，有十三位元代詩人七十首詩為《全元詩》失收（本人另撰有《〈全宋詩〉補遺二十首、〈全元詩〉補遺七十首》一文，故以下僅列作者和篇目，詩的內容略去）。

《全宋詩》失收的詩分別為：朱仙詩的《野望集陶》、《仙華山晚眺》，陳昌翁的《仙華山晚眺》，趙必普的《秋晚寄友》，朱臨的《三高詩》（范蠡、張翰、陸龜蒙），黃景昌的《白鱉溪》《我行其野》四首，黃裳的《元宵》、《探梅》、《十月桃》，黃震龍的《松軒自詠》、《宋伯純七年之別忽寄一詩來遂賡其韻》、《鶴塘》、《東巖菴》、《春暮》，黃友龍的《杜鵑吟》。以上詩均見《浦陽歷朝詩錄》卷一。

《全元詩》失收的詩分別為：吳萊的《沖素處士像贊》，黃琦的《六言二首》，黃養正的《惜春》（二首）（《浦陽歷朝詩錄》卷二），鄭銘的《秋扇》、《龍谷十一詠》（五首）、《贈許可宗》，鄭濂的《中秋

書懷》，鄭源的《非非子歌》、《有感》、《懷宋潛溪》，鄭深的《宦途寓意》、《寄仲潛弟》，鄭濤的《秋雨偶成》、《己酉初度之明日寄揭伯防秘監》、《七月四日始遂回鄉，而仲德兄偕仲宗弟以門戶事亦來京師，同載而歸，喜中有作，錄寄經歷弟》、《歲暮》（四首，有序）、《秋夜偶成》、《卧病金陵擬寄仲本兄》、《有感》、《除夕述懷》、《去家十有八載，今年重陽始獲，敘此團圓之樂，喜而成詠》、《元旦仲潛弟有詩，言向時湛露坊兄弟同居之樂甚，至併喜予歸，次韻以答並志所感》（二首）、《晚晴獨步》、《秋夜奉陪長山、潛溪、春谷、眉山諸公會飲喜友堂，予素不解飲，諸公強之，不覺大醉，即席賦此》、《美人臨鏡圖》、《錢舜舉畫菜》（《浦陽歷朝詩錄》卷三），鄭泳的《上京雜興》（二首）、《長十八》、《寓意懷仲舒兄》，鄭渙的《和博士兄杏花詩韻》、《哭叔車姪》，鄭淵的《古意》（三首）、《懷潛溪先生》、《辛亥中秋宿太湖》、《贈王隱居》、《雪夜》、《述懷》（九首）、《書齋夜坐懷潛溪先生》、《和博士兄同性原遊飛兩洞流觴》、《中秋感懷》、《飛來峰》、《紅梅》、《雨竹畫》，黃生的《漁樵耕牧四首》，徐木潤的《詠月泉》，唐高鎔的《詠月泉》（《浦陽歷朝詩錄》卷四）。

（三）爲研究文學大家宋濂的詩歌創作和生平交遊及其影響提供了新的材料

本人曾寫過《文臣之首——宋濂傳》，編過《宋濂年譜》，對宋濂的作品及傳記材料較爲熟悉。但是，《浦陽歷朝詩錄》中尚有不少有關宋濂的傳記材料爲本人第一次所見。譬如，宋濂退休回歸浦江後，曾於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二十九日與闊別多年的同門友、鄉友胡翰（仲申）、朱廉（伯清）、蘇伯

(二)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三) 筆者按：吳直方應爲元人，誤入宋代。

衡（平仲）、鄭濤（仲舒）、金蘭（元鼎）等聚飲鄭義門，賦詩唱和，極盡平生之歡。宋濂事後作有《鄭氏喜友堂訴燕集詩序》，這次聚會，除宋濂的文字外，之前其他人的文字均無徵，而《浦陽歷朝詩錄》却保存了鄭濤的《秋夜奉陪長山、潛溪、春谷、眉山諸公會飲喜友堂，予素不解飲，諸公強之，不覺大醉，即席賦此》一首長詩。詩云：『煜煜文星夜聚奎，喜逢諸老赴佳期。白頭共結山中社，絳帳曾叨輦下師。老去簪纓咸得謝，年來泉石幸相依。舊遊似夢成陳迹，往事如新語故知。湖學淵源真不媿，攷亭模範合無疑。雄文世許今蘇頌，綵筆人推昔宋祁。侍席俊髦皆杞梓，趨庭羣從總蘭芝。耆英難擬西都會，真率庸追洛下時。座上共誇人似玉，風前何惜醉如泥。東籬節近花方蕊，南浦霜初蟹正肥。自是深情如味永，何妨坐久任更遲。壺觴屢酌緣知己，賓主相忘肯記誰。顧我平生那解飲，共君此夕復何辭。他時別後如相憶，應記麟溪醉寫詩。』

又譬如，宋濂與鄭義門弟子鄭淵的感情很深。當年宋濂與劉基、章溢、葉琛等被朱元璋徵至南京的時候，鄭淵和他的姪兒一起送宋濂至富春江嚴子陵灘，才依依惜別而去。宋濂曾有詩云：『子時惜我出，餞至激溪瀆。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間。行將過嚴瀨，勒轡子當還。子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時。』後來，宋濂在南京做官，鄭淵又不遠千里趕至南京看望宋濂。宋濂的《潛溪後集》也由鄭淵等刊刻。在宋濂的文集中，有《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病起酬鄭賢良淵》、《鄭仲涵墓志銘》等文字以見他和鄭淵的情意，而鄭淵之前僅有《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收在清人編的有關宋濂的傳記資料《潛溪錄》卷五。這次在《浦陽歷朝詩錄》發現的鄭淵《懷潛溪先生》和《書齋夜坐懷潛溪先生》兩篇詩作爲本人之前所未見，詩中可以看出鄭淵對宋濂的深切思念之情。

又譬如，關於宋濂的兩個女兒，我們之前祇知道長女嫁給了金華賈林，次女嫁給了義門鄭杕。對於鄭杕，我們所知甚少。《浦陽歷朝詩錄》卷六有鄭杕的小傳，並錄有五首詩。小傳云：『字叔韓，非

非半仙之子，宋學士之婿，謹飭而文，喜習詞章，通岐扁術，尤精於瘍醫，外科、針灸，能極其妙，有父傳焉。著有《學古齋稿》。此外，我們還知道宋濂的外甥，也即鄭叔的長子叫鄭爚。卷八小傳云：『字允進，號覺軒，林長子，宋太史外孫。博通經史，尤長於詩，得太史心法，上溯吳淵穎（萊）、方巖南（鳳）、吳子善（思齊）諸專家，故其作傑出，而人咸敬慕。著有《覺軒詩集》。』《浦陽歷朝詩錄》錄其詩一首。

關於宋濂的作品，浙江古籍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過羅月霞主編的《宋濂全集》，自2013年宋濂詩集《蘿山集》五卷在日本發現後，黃靈庚先生重編了《宋濂全集》，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是，兩種《宋濂全集》，均失收了宋濂的《送許時用還剡》一詩。此詩《浦陽歷朝詩錄》有載，詩云：『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烟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二)據宋濂的《送許時用還越中序》，宋濂的這首詩應作於洪武二年（1369）。此外，有關宋濂的傳記材料，以清丁立中編、孫鏘補編的《潛溪錄》為最全，然而，《潛溪錄》失載而《浦陽歷朝詩錄》有載的宋濂傳記材料尚有：元鄭源的《懷宋潛溪》、明鄭叔的《懷宋太史》、明鄭幹《春夜侍學士宋公賞海棠》、清鄭祖芳的《和金華傅竹溪山長文光青蘿山懷古之作》、《十月十二日祭宋太史祠》、清張本涵《偕鄭齊齋若樞遊玄麓山訪宋文憲公手迹》、清王宇清《遊青蘿山房》、清張守漣的《懷宋潛溪太史》、清賈應和《玄麓山尋宋文憲題八景崖石手迹》、清周璠《謁宋潛溪先生祠》、清張邦鋗《青蘿山謁宋潛溪先生祠》、清陳松齡《過宋學士潛溪故里》、鄭祖芳《和金華傅竹溪山長文光青蘿山懷古之作》、《十月十三日祭宋太史祠》、清黃書林的《青蘿山懷古》等。

(二) 此詩也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選明詩》卷五十及《明詩別裁集》卷一。

(四) 為詩歌的校勘提供了新的版本

詩歌在傳抄刊刻的過程中，產生異文的現象是很正常的，在整理古籍時，應盡可能地選擇不同的參校本進行校勘，而這個參校本，也不僅僅局限於別集的單刻本，一些選集或總集也有可供校勘的價值。

譬如，《全元詩》據《詩淵》338頁輯入了明代鄭淵《宋學士贈詩用韻以謝》，詩云：『我憂何日消，正若塵土積。心隨道路長，目斷山川碧。依依江東雲，卷舒度朝夕。皎皎海底蟾，升高吐秋色。雲月會有時，猶可慰寥寂。我人胡嗟違，不得從公側。年來性命乖，百病身已瘠。鳴鸞入仙洲，孤鳳憐影隻。灑淚向公言，爲我重悲惻。』這首詩與《浦陽歷朝詩錄》卷四收入的鄭淵《懷潛溪先生》應是同一首詩，但詩中的一些句子和詞語出現了異文。《懷潛溪先生》全詩爲：『我憂何日消，正若塵土積。心隨道路長，目斷遙山碧。依依江東雲，卷舒度晨夕。皎皎海底蟾，升高吐秋色。雲月會有時，亦可慰寥寂。自愧胡不然，旦暮從公側。年來性命乖，百病身爲瘠。鳴鳳已高飛，孤凰憐影隻。灑淚向公言，爲我重矜恤。』詩中加下劃線的爲異文部分，可以看出，《全元詩》本和《浦陽歷朝詩錄》本的鄭淵詩出入還是比較大的，假如，《全元詩》本鄭淵的詩當初若有《浦陽歷朝詩錄》本作參校，則學術價值就更大了。

《浦陽歷朝詩錄》收錄了月泉吟社詩歌大賽中獲得名次的浦江籍詩人黃景昌（第二十五名）、陳君用（第四十名）、陳鶴皋（第四十六名）、戴東老（第五十二名）、柳州（第五十七名）等人的詩作。其中有幾首詩與通行的《月泉吟社詩》產生了異文。譬如，黃景昌的《春日田園雜興》詩，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本、《金華叢書》本、臺灣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均作：『野色搖春麥正肥，煙村閒寂往還稀。未多桑葉蠶初浴，更小茅茨燕亦飛。行市綠蛆花潑眼，卧依黃犧草侵衣。數聲桐角歸來晚，

楊柳移陰月半扉。」但《浦陽歷朝詩錄》收錄的黃景昌這首詩，有兩句詩有異文。「更小茅茨燕亦飛」中的「更小」，《浦陽歷朝詩錄》作「更少」。「卧依黃犢草侵衣」中的「卧依」，《浦陽歷朝詩錄》作「卧坡」。從詩意及對仗要求來看，《浦陽歷朝詩錄》本用詞更準確。因為「多」對「少」，正反相對；「行市」對「卧坡」，也更封仗。

又譬如，戴東老的《春日田園雜興》詩，諸本《月泉吟社詩》作：「飲了椒盤收了燈，翁攜稚子步新晴。茅柴初熟勝臘醞，菜菔久蘡宜晚羹。伏卵雞留下春種，出欄牛試吉辰耕。去年官賦今年罷，寂甚門前犬吠聲。」《浦陽歷朝詩錄》本「犬吠聲」作「吠犬聲」。『犬吠』和『吠犬』都是仄聲字，且詩意也無大差別，但從《月泉吟社》詩集所收組織的下一首末句「讀書聲間織機聲」來看，應以《浦陽歷朝詩錄》本「吠犬聲」更確切。因為『織機』和『吠犬』都是動賓結構。又如柳州的《春日田園雜興》詩，諸本《月泉吟社詩》作：「東風生意鬧，農圃正宜勤。稻種開包曬，菊苗依譜分。疇西曉耕雨，舍北莫鉏雲。莫待荒三徑，歸歟陶令居。」《浦陽歷朝詩錄》本「疇西曉耕雨」作「疇西晚耕雨」；「歸歟陶令居」作「歸與陶令居」。「歟」、「與」可通假，不是問題。但「曉」與「晚」，時間上是一早一晚，從對仗要求來看，應是「曉」為確，因為下一句的「莫」，即「暮」字，「曉」和「暮」是正反相對。

(五) 為研究宋元以來獨特的家族文化現象——鄭義門提供了新的材料

鄭氏在浦江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其祖先鄭綺（1118—1164）在浦江鱗溪倡同族而居，自是以後，子孫日益蕃衍，家族日益龐大，至明代，舉族而居已歷十世，甚至多達三千餘人，蔚為人間一大奇觀。在崇尚孝悌人倫的儒家文人看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同堂！朝廷屢屢旌表，達官紛紛賜書。元丞相脫脫親書《白鱗溪》三大字，刻石碑立於白鱗溪畔，元代肅政廉訪司使余闕篆題《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元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耳題贈《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元皇太子贈《麟鳳》二字。明太

祖朱元璋稱爲『江南第一家』。至於文人撰文題詠，更是不絕如縷。也正因如此，『其事載入《宋史》、《元史》、《明史》，成爲中國家族史上一大奇跡。』義門的儒學教育，離不開兩位重要的老師，即吳萊和宋濂。吳萊是宋濂的老師，吳萊在鄭義門執教後，又推薦宋濂繼他任教於此。宋濂有感於義門孝義傳家、風俗淳樸，後舉家從金華遷至鄭義門附近的青蘿山腳下，構屋居住，先後在麟溪居住二十四年之久。由於有吳萊和宋濂指導和垂範，鄭義門弟子也多通文達禮之士，所作詩文也多得性情之正。

《浦陽歷朝詩錄》爲義門鄭林所編，加之義門鄭氏對先賢的詩文注意搜羅保存，故《浦陽歷朝詩錄》收錄義門鄭氏的詩人和詩作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元代的義門詩人有鄭湜、鄭濟、鄭洧、鄭瀾、鄭湜、鄭沂、鄭櫟、鄭挺、鄭杕、鄭濤、鄭泳、鄭渙、鄭淵等；明代的義門詩人有鄭湜、鄭濟、鄭洧、鄭瀾、鄭湜、鄭沂、鄭櫟、鄭挺、鄭杕、鄭枋、鄭材、鄭幹、鄭楷、鄭彬、鄭模、鄭桐、鄭柟、鄭棠、鄭機、鄭柏、鄭栻、鄭木、鄭果、鄭炳、鄭燧、鄭爚、鄭耀、鄭勳、鄭燾、鄭峯、鄭樵、鄭點、鄭炤、鄭遨、鄭遨、鄭坼、鄭坼、鄭埠、鄭璽、鄭總、鄭宗瀾、鄭宗岱、鄭元疇、鄭崇憲、鄭崇岳、鄭崇昭、鄭崇宏、鄭尚憲、鄭尚遂、鄭尚藩、鄭尚蓋、鄭守儒、鄭應橋、鄭應兆、鄭應友、鄭應禹等；清代義門詩人有鄭應產、鄭思恒、鄭思俊、鄭璧、鄭爾玟、鄭爾垣、鄭思相、鄭爾梧、鄭若麟、鄭若楹、鄭若奇、鄭祖沛、鄭祖治、鄭祖江、鄭祖鑒、鄭遵坊、鄭遵型、鄭遵兆、鄭沖、鄭祖灝、鄭訓宗、鄭允升、鄭祖本、鄭玉衡、鄭爾敬、鄭沆、鄭吾、鄭鼎、鄭祖煜、鄭祖芳、鄭訓宇、鄭訓憲、鄭栻、鄭棫、鄭祖堯、鄭訓家、鄭瑛、鄭咸、鄭遵泗、鄭文明、鄭興漢、鄭訓烈等。共計鄭氏詩人有100餘人，詩歌有320餘首，佔了本書所收浦江籍詩人和詩作的三分之一左右，這足以說明義門鄭氏綿延不絕的家族詩人群體及其詩歌創作在整個浦江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關於義門鄭氏的文學創作，在鄭林編《浦陽歷朝詩錄》之前，有明代鄭太和編的《麟溪集》二十二卷，《別篇》二卷，明鄭昺編的《義門鄭氏奕葉吟集》三卷，清鄭爾垣編的《義門鄭氏奕葉吟集》四卷和《義門鄭氏奕葉文集》十卷及鄭林自己編的《義門鄭氏奕葉吟集》八卷，就詩歌來說，鄭林自己編的

《義門鄭氏奕葉吟集》最晚也最全，鄭林編《浦陽歷朝詩錄》顯然利用了他編的《義門鄭氏奕葉吟集》，但《義門鄭氏奕葉吟集》現僅存四卷，故《浦陽歷朝詩錄》自有其他諸本義門鄭氏總集無可取代的價值。

（六）成爲今後編纂《全明詩》、《全清詩》必須參考取資的書籍

《全明詩》已出版了三冊，由於種種原因，現在處於停滯狀態，《全清詩》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但是，隨着國力的增強，學術的進步，《全明詩》的編纂定會重新啟動，《全清詩》的編纂定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這些斷代總集的編纂，自然要竭澤而漁，求全責備。《浦陽歷朝詩錄》由於《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叢書綜錄》這些大型的古籍總目沒有著錄，故更應引起治明清文史學者的注意，否則，遺漏此書，定也會像《全宋詩》、《全元詩》一般，難逃失收之譏。

當代浦江籍詩人徐千意有云：『我得此部《浦陽歷朝詩錄》珍藏，曾就其文化價值請教過老作家張文德先生，他甚感驚奇。據先生所知，此部詩集從未見諸縣志及其他典籍，自清道光年間梓行，迭經戰亂，尚能完整地保存至今，殊屬難得。更何況集中收入了衆多本邑詩人作品及其簡歷、著述等信息，彌足珍貴』。誠哉斯言！

(二) 張文德：《江南第一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目錄

董學豐序	一
王芳序	三
王可儀序	三
彙輯浦陽詩引	五
編輯浦陽歷朝詩錄凡例	六
同輯姓氏	四
總數	一

宋

于房 遊左溪齊雲閣	一
梅執禮 五雲亭	一
錢億年 避暑椒山	一
重陽	一

張森	重午有感	一三
朱仙	野望集陶	一三
陳昌翁	仙華山晚眺	一四
趙必普	秋晚寄友	一四
朱臨	三高詩（范蠡 張翰 陸龜蒙）	一五
方鳳	遊仙華山	一六
	遊寶掌山寺	一六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	一七
	題鄭氏義門	一七
	鹿田聽雨	一八
	贈樂閒居士	一八
	與謝臯羽子善遊寶掌山	一九
	題光風霽月樓	一九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	一九
	贈張叔元鎮師	一九
柳叙	橫山聳翠	一九
黃景昌	春日田園雜興	一〇
	白麟溪『我行其野』四首	二〇

卷二

陳公凱	春日田園雜興	二
陳鶴臯	春日田園雜興	二
戴東老	春日田園雜興	二
柳州	春日田園雜興	二
吳直方	春日田園雜興	二
黃裳	元宵	二
黃友龍	十月桃	二
黃震龍	探梅	二
鶴塘	杜鵑吟	二
東巖菴	松軒自詠	二
春暮	宋伯純七年之別忽寄一詩來遂賡其韻	二
柳貫	奉皇姑魯國長公主教題巨然江山行舟圖	二
元	六月十五日大雨雹行	二